

惡是善的缺乏

——論奧古斯丁的神正論

Evil is the Absence of Good: Theodicy of Augustine

周海金

Haijin ZHOU

Abstract: Theodicy is a theological term. It is often used to reconcile the nature of God and the existence of evil. Augustine was the first theologian and apologist who addressed the problem of theodicy in a systematic way. Augustine did not believe that evil came from God because God is the creator of all things good and beautiful. Evil is the corruption, depravity, deprivation and loss of the good, the result of man's abusing his God-given free will, for which he must assume responsibility. The theodicy of Augustine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At the same time, problems inherent to Augustine's theodicy have been debated and criticized by subsequent generations.

Keywords: theodicy, Augustine, God, evil

一、神正論

神正論 (Theodicy)，是拉丁文 *Theodicea* 的意譯，又叫神義論、上帝正義論，是基督教神學家和唯心主義者為維護上帝正義而進行辯護的理論。Theodicy 源於希臘文，由希臘詞語 *theos* (神) 和 *dike* (正義) 合成，主要探討上帝的正義、公正問題以及世界上為甚麼存在苦難與惡、好人為甚麼會無辜受苦等問題。其目的是為了協調基督教中上帝全知、全能、全善的屬性與世間普遍存在的罪惡和苦難之間的矛盾。^①神正論問題的提出試圖調和這兩者之間的矛盾，並證明現實世界的惡與苦難無損上帝的正義。^②儘管世界上有惡存在，但是上帝的全能和仁慈還是可能的。^③彼得·貝格爾認為：“凡以神是正義的或宇宙是有意義的理論，對社會中侵害‘看似有理的結構’的苦難、罪惡，尤其是死亡等無秩序現象所做出複雜程度不同的各種解釋都可以稱為神正論”。^④

神正論這一術語於 1710 年由德國唯理論哲學家萊布尼茨在他著名的哲學著作《神正論》中提出，意為“上帝是正義的，儘管罪惡存在”，現代神正論大抵是在萊布尼茨確定的涵義上應用這個術語的。康德 (Kant) 給這一觀念下了定義：“理性由於世上違背目的事物而提出控告，即控訴創世主至高智慧，而神正

① Michael Pye, *Macmillan Dictionary of Religion*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94), 267.

② Geddes MacGregor, *Dictionary of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89), 210.

③ <http://www.frontiernet.net/~kenc/theodicy.htm>

④ 彼得·貝格爾：《神聖的帷幕——宗教社會學理論之要素》，轉引自孫亦平：《西方宗教學名著提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第 573 頁。

論是為上主智慧作的辯護”（die Verteidigung der höchsten Weisheit des Welturhebers gegen die Anklage, welche die Vernunft aus dem Zweckwidrigen in der Welt gegen jene erhebt）。神正論可以被視為面對苦難為上帝的正義和力量作辯護的努力。神正論就是來自於這一努力——它們對受難的特殊解釋和辯解。這些辯解的前提就是世界是由一個善的上帝所統治。^①

雖然“神正論”是現代人用的一個專業神學術語，但事實上，在新約《羅馬書》3:5 早已提出了關於“神的正義”問題。希伯來聖經中的早期作品《約伯記》更是被公認為對這一問題的最好討論。在其中正義的約伯受到了各種苦難的考驗。早期的基督教父們幾乎不討論自然的苦難，除非指由惡魔引起的，或是作為對意志和勇氣的一種培養。伊格內修斯就認識到上帝的揭示在苦難問題上尤為突出，並且看到沒有任何理論上的答案能解釋苦難的存在。他認為這就是順服上帝可靠恩典的理由。基歇爾也認為，迫害是作為基督徒見證並願意直面死亡的懲罰，是作為復活憑證的時刻。愛任紐反對諾斯替教主義所認為的惡只是有限的、短暫的存在假相這一斷言，將惡歸為與上帝的對抗。奧利金同樣將惡歸結為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物質秩序中對自由的濫用。這樣惡既是一種懲罰，也是重歸上帝恩典所必須經受的考驗。^②

儘管西方很多學者對神正論給出了自己的定義和理解，但無可爭議的是，神正論的問題最早由古羅馬早期的基督教父奧古斯丁系統地提出。奧古斯丁認為苦難並不是來源於上帝，上

^① Ronald M. Green, "Theodicy," *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Vol 14, ed. Mircea Eliade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431.

^② Ibid., 210.

帝只創造美和善的東西。惡的產生是人類自由的結果，是人類濫用了上帝賦予的自由意志，因而也是人類應付的代價。事實上，人才應該為惡的存在負責。此外，奧古斯丁還強調要從整體上看問題，雖然惡存在，但這並不損於上帝的全能、全知與全善，因為苦難的存在也是全善的宇宙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的存在能更好地襯托善的美好。

二、奧古斯丁的神正論

在奧古斯丁浩如煙海的神學著作中，不管其他內容是如何驅使鞭策着他，但無疑神正論的問題是其所有神學問題中最主要的。奧古斯丁與萊布尼茨不同，萊布尼茨只是把神正論作為一個有趣的哲學難題，並且用邏輯和冷靜的頭腦去處理這個問題。而奧古斯丁則是將之視為一個對他，顯然也是對所有信仰上帝的基督徒最主要的挑戰之一。因此，奧古斯丁故意避開系統爭論的精密，以寫作或是白熱化的討論來使觀眾認識到，解答神正論問題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使命。

我們這裏對奧古斯丁神正論及其提出的相應解答的理解都是基於其以下作品：《上帝的恩寵與惡問題》；《意志的自由選擇》；《懺悔錄》；《上帝之城》；《信、望、愛》。

在這些著作中，奧古斯丁給出了未來可能解決神正論問題的幾乎全部的解答。“事實上，因為此後的神正論學者解答苦難和惡問題的主要輪廓都是依賴於奧古斯丁的建議與安慰，在理論上，幾乎後來所有對苦難和惡問題的解答都可以在奧古斯丁

的著作中找到理論基礎。”^①奧古斯丁對苦難和惡的起源的解釋深受普羅提諾觀點的影響。普羅提諾把惡定義為“缺失”。“缺失”是亞里士多德使用的一個哲學概念，它既非質料，又非形式；既非實體，又非屬性，而是指實體與實體之間的過渡。^②缺失不是性質，也不是獲得性質的實體，只是性質或者其他甚麼事物的否定。^③在這裏缺失既不是形式和實體，也不是質料，而是對善的一種否定和缺乏。質料缺乏善，才會形成惡；質料絕對地缺乏善，才會形成絕對的惡，所以，並非質料是絕對的惡，缺乏才是絕對的惡。普羅提諾是以“是”這一本體論為基礎的，因而他對善惡的討論都是從形而上學的角度出發的。他的觀點意在將惡的起源與善的上帝完全分離開來，從而全善的上帝由此絲毫不用為惡的存在負責。奧古斯丁也把惡理解為一種善的缺乏。“背離本體，傾向非存在的東西。……它傾向於造成存在的中斷。”^④這是從存在論的角度對惡的性質作出的解釋。值得注意的是，“傾向非存在”並不是指“非存在”，也就是說他並沒有將惡歸於上帝創造之外的“虛無”，使惡成爲一種不可捉摸、無可名狀、難以言說的東西。奧古斯丁一反亞里士多德的“動力因”，認爲更應該追究事物的“缺陷因”。在他看來，在上帝創造的宇宙等級秩序中，高一級的事物相對低一級事物來說是存在，而低一級的事物相對高一級的事物來說則爲非存在，由此高一級

① Arthur L. Herman, *The Problem of Evil and Indian Thought*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1993), 12.

② 趙敦華：《基督教哲學 1500 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第 165 頁。

③ 石敏敏：《普羅提諾的“是”的形而上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 196 頁。

④ 《論摩尼教之路》，2 章 2 節，PNFIV70。

事物的存在應該是低一級事物存在的依據和目標。如果事物背離了這個規律，而“傾向於非存在的東西”，追求比自身更低一級的事物，那就是事物的“缺陷因”。這個缺陷因正是造成惡的原因。在此，奧古斯丁將惡的產生放在了一個不斷變化的、流動的事物發展的傾向和趨勢上。他對惡作出了詳細的歸類和分析，這集中體現在他的《教義手冊》和《論自由意志》中。在《教義手冊》中，奧古斯丁把惡分為三類，第一類惡稱為“物理的惡”，指由於事物的自然屬性帶來的損害或是由於人的生理原因造成的身心痛苦等。這類惡是因為受造物的不完善性，換句話說，也就是受造物善的缺乏。因為十全十美的上帝不可能造出和他一樣完美的事物，因而任何受造物都會有存在上的缺失，這種與生俱來的存在上的不完善就是物理的惡產生的原因。奧古斯丁認為這類惡是為了張揚自然界整體的善而存在的，是必要的，因此無損上帝的善。第二類惡稱為“認識的惡”。它是由於人類認知和思維的有限性造成的，是一種對正當認識秩序的顛倒。“把錯誤的當作正確的接受，把正確的當作錯誤的拒絕，將不確定的當作確定的固守”。^①這類認識上的惡也是一種缺乏，是一種人類心智上的缺乏。第三類惡是“倫理的惡”，相比前兩者來說，倫理的惡是奧古斯丁論述的重點。如果說認識上的惡是罪的話，那也只是細小而微不足道的罪，而倫理上的惡才是真正的罪惡。那是“人的意志的反面，無視責任，沉湎於有害的東西”^②。在這裏，奧古斯丁將“意志”的概念引入對惡的分析上來，“意志的反面”也就是人對意志的背離，為不該為的，選擇不該選擇的，這也是一種正當秩序的“缺失”。在奧古

① 《教義手冊》，21章，PNFIII245。

② 同上，PNFIII246。

斯丁的這三類惡中，雖然它們的程度以及產生的具體原因不同，但是在本質上，它們都是一樣的，那就是對上帝創造的完美的缺失，對宇宙正當秩序的一種破壞。而且這種缺失和破壞都是上帝所允許的。

1. 神的恩寵

在《上帝的恩寵與惡問題》中，奧古斯丁提出，惡問題是一個兩難的局面，這一觀點事實上此前的伊壁鳩魯就已經提到：

爲此，那些思考這些事情的人表面上都被迫相信上帝的恩寵並沒有達到事物的外部限制（惡所在的地方），或者所有的惡都出自上帝的意志。這個兩難的兩個方面都是不虔誠的，尤其是後者……因爲疏忽比殘酷意志的操縱更容易得到原諒。^①

我們就將這個兩難的第一個稱爲“疏忽”，將第二個稱爲“殘忍”，如果惡問題的形成是以假設上帝的全能和全善爲前提，如果否定其中一個，那麼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奧古斯丁對這個兩難問題的陳述體現的正是“疏忽”對全能的挑戰，“殘忍”對全知的攻擊。兩個問題中的任意一個就可以招致惡問題的產生。

爲解釋存在於全能，全善的上帝眼皮底下的惡而提出的建議性解答是奧古斯丁神正論的開始；不管是在《上帝的恩寵》這本書，還是在其他著作中奧古斯丁都提到，那些我們可以看

^① Saint Aurelius Augustine, *Divine Providence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Trans. Robert P. Russell in *The Father of the Church*, Vol. V, Ed. Ludwig Schopp (New York: Cima Publishing Co. Inc., 1948), 239-40.

到的惡都是勉強的。我們需要領會整個創造以認識以下三件事情：第一，儘管創造的個別部分存在着苦難與惡，但是，整體是好的；第二，極大的善都是出自於惡；第三，對於整體的和諧與善來說，惡是必要的。因此在《上帝的恩寵》II 中，三種解答得以提出，奧古斯丁首先從我們稱之為“整體是善的解答”或者說是“美學的解答”開始：

不管哪個小心眼的人，如果只是單獨考慮惡，那麼就必然會被其龐雜的糾結所困擾，並轉入深深的厭惡。但是，如果他將視野放寬，將所有的事情作為一個整體，那麼他就會發現，所有的事情對於其自己的位置，都是已經安排好的，已經歸類了的。^①

奧古斯丁隨後又認為善源於整體，而整體又包含了個別的惡；我們可以稱之為“善來自於惡的解答”，或是叫做“目的論的解答”，他的例子是非常有趣的：

還有甚麼比劊子手更可怕？還有甚麼比劊子手的性格更殘忍和兇惡？但是在很多法律中間，劊子手都有着必需的位子，並且和一種井然有序的秩序成為一體。^②

最後，奧古斯丁認為惡存在於社會這一特殊的整體中，對

① Saint Aurelius Augustine, *Divine Providence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Trans. Robert P. Russell in *The Father of the Church*, Vol. V, Ed. Ludwig Schopp (New York: Cima Publishing Co. Inc., 1948), 287.

② Ibid., 287.

於阻止更大的惡的到來是很必要的。其他選擇的結果只能是更壞，因而就稱為“惡是阻止更大的惡所必須的”或“阻止解答”。奧古斯丁的例子如下：

還有甚麼比妓女、拉皮條者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有害物更骯髒、更無恥、更喪失尊嚴的？而將妓女從人類事務中抹去，那麼一切都會因為強烈的欲望而變得不安……^①

此外，在《上帝的恩寵與惡問題》中，還有另外一個被提議的解答，這一解答在此後神正論問題的歷史中擁有重要的擁護者。奧古斯丁認為，善的產生不會是善，除非有惡。正如快樂的存在是相對痛苦而言，漂亮的存在是相對於醜陋而言的。奧古斯丁稱之為“惡是善的對比的解答”，或是“對比解答”。

因此在《上帝的恩寵與惡問題》一書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到四種對惡問題的解答，那就是：美學的解答、目的論的解答、阻止解答，以及對比解答。

2.意志的自由選擇

在《意志的自由選擇》第一部分，奧古斯丁區分了兩種惡，這在後來的文學中有着重要的應用：

我們通常以兩種方式提到惡：首先，我們說某人

^① Eric Carlton, *Dancing in the Dark: Reflections on the Problem of Theodicy*, (Madison, N.J: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287-288.

在作惡；其次，某人遭受了惡的事物。^①

在奧古斯丁看來，人作的惡，那是“罪”，而人遭受的惡則是“懲罰”。^②

在第三部分，一些新的解答和論題被提出。罪與懲罰的區分就是惡的兩層涵義，而其中的一種或許可以作為對惡的解答。如果奧古斯丁所說的罪是人所作的惡，那麼人無疑就是惡的原因。也就是說如果人自願去作惡，那麼人就是惡的原因，而不是上帝。這種解答稱為“人的自由意志是惡的原因的解答”，或者簡稱為“人的自由的解答”。但是如果上帝是全知的，這種解答就會陷入困境，人的自由和上帝的全知構成一種自相矛盾。惡的第二種原因，惡作為懲罰，這似乎暗示着上帝參與到惡的產生中。如果我們將惡視為上帝對人類犯罪的懲罰，這涉及上帝成為間接的，知道我們會作何種惡的知情者。如果將惡理解為上帝對罪的懲罰，那麼則意味着上帝作為一個引起因素而出現。

對於“自由”，奧古斯丁認為那“存在於我們的權力中”，既然意志是在我們的權力範圍內，那麼就一定是自由的。^③此外，上帝或許知道我的未來是甚麼樣的，但是他並沒有讓其按照他的意思去發展，因為我的未來是我的意志的結果。我的自由意志成為我未來狀況的原因，上帝只是知道這些事務的見證者，而

① Saint Aurelius Augustine, *The Free Choice of the Will*, Trans. Robert P. Russell, *The Father of Church*, Vol. LIX, Ed. Roy Joseph Deferrari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n Press, 1967), 72.

② Ibid., 165. 比較 *Contra Adimantum Manich* 26, Quoted in *Confessions*.

③ Saint Aurelius Augustine, *The Free Choice of the Will*, 173.

不是原因。因此，上帝無需對我有罪的行為負責。“權力”的不明確可以意味着我的權力中確確實實存在的東西，也可以理解為我的權力中看起來比較明顯的那些東西。奧古斯丁認為是前者應用了自由意志。當然進一步說，如果上帝知道我明天要作甚麼，那也就意味着我不能做上帝知道我要做的其他之外的事，否則上帝就不是全知的了。如果我不能做我必須要做的事情之外的事，那麼就有一個疑惑，我到底擁有多少權力？在奧古斯丁這裏，上帝知道未來，但是奧古斯丁又迫使未來是分離的，結果就使得上帝不會牽連到我們的罪中來。奧古斯丁將上帝從人類的罪中完全解脫出來，但是卻讓之完全進入到罪的懲罰，認為上帝是罪的復仇者：

……因此上帝沒有用他的預知來強迫未來事物的發展……他不是那些他預知的事物的原因，他不是罪惡行為的原因，而是它們的復仇者。^①

奧古斯丁試圖區分未來事務的知曉與未來事務的起因。這種區分可以使上帝從人類的罪中全身而退，從而將責難指向人，是人而不是上帝導致了惡，因而人類的受難，人類遭受惡事物也是他們自由的結果。但是這使他面臨着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那就是那些受難的孩子。這個主題在後來很多著名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尼古斯·卡贊特扎吉斯（Nikos Kazantzakis）的作品中也得到了討論，無辜受難的主題得到了令人痛苦的敘述。後來作家對無辜受難的描寫都是為了對比，

^① Saint Aurelius Augustine, *The Free Choice of the Will*, p.175.

並且突出奧古斯丁的解答。^①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中，迪米特里（Dimitri）做了一個夢，在這個夢中，他看到他餓死的父母和垂死的小孩。他對小孩受難的描寫成爲苦難問題在西方文學中公認的經典描述：

但是他爲甚麼哭泣？米卡愚蠢地堅持‘爲甚麼他們幼小的胳膊裸露？爲甚麼不包起來？這個嬰兒太冷了，他單薄的衣服給不了他溫暖。’

爲甚麼會這樣？愚蠢的米卡還是堅持着，爲甚麼他們是窮人，沒有麵包？

不，不，米卡還是不能理解，‘爲甚麼人們會貧窮？’、‘爲甚麼嬰兒要那麼可憐？’、‘爲甚麼大草原那麼貧瘠？’、‘爲甚麼他們不能互相擁抱接吻？’、‘爲甚麼他們不能唱着快樂的歌？’、‘爲甚麼他們不餵養嬰兒？’^②

有作者將無辜受難的責任集中在上帝身上。我們來看看尼古斯·卡贊特扎吉斯的英雄左巴所說的：

我告訴你，老闆，這個世界上發生的任何事都是不公平的，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爲甚麼年輕人必須要死去，而那些邪惡的老人還在繼續活着？

① Arthur L. Herman, *The Problem of Evil and Indian Thought*, 18.

② Fyodor Dostolevsky, *The Brothers Karamazov*, Trans. Constance Garnett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37), 546-548.

爲甚麼嬰兒要死？我失去了我三歲的兒子，……爲此我永遠不會原諒上帝，你聽到了嗎？我告訴你，在我死的那一天，如果他厚顏出現在我面前，如果他真是上帝，那麼他就該羞恥！是的，是的，他應該爲自己出現在我面前而羞恥。^①

對於這些無辜小孩受難的追問，同樣失去一個兒子的奧古斯丁是這樣回答的：

一個更嚴重的抗訴經常被提到，那就是有關小孩的身體受難……他們沒有罪……他們作了甚麼惡，以致於他們要承受這樣的苦難？……但是上帝通過受難以及奪取他們最親愛的孩子的生命來懲罰成年人，對他們的生命進行重整，在這個重整的過程中，上帝完成了一些善。當一切都結束的時候，對於那些受難者來說，一切似乎就跟沒有發生一樣。^②

這看起來似乎無情。確實，對於米卡和左巴來說，這樣的辯論並不能減輕他們的痛苦。藏在這個對小孩受難的解釋後面的是一系列分散的神正論的回答。首先，奧古斯丁堅持他的主題，那就是受難是上帝對邪惡者的懲罰。因此，邪惡的父母通過他們的孩子得到懲罰，而且他們受到的懲罰是應當的。但是更深的一層是他們的生命得到了更好的改造，他們因爲受難而

^① Nikos Kazantzakis, *Zorba the Greek*, Trans. Carl Wildma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52), 247.

^② Saint Aurelius Augustine, *The Free Choice of the Will*, 226.

變得更加强大，他們的性格得到了重塑；因此，他們被懲罰，是因為他們邪惡，但是他們在性格中得到了加强。這是奧古斯丁為苦難的存在提供的另一種解釋，稱為“苦難是我們加强自身、訓練自身和塑造我們性格的解答”，或者為“訓練解答”。在對照由性格重塑所獲得的善後而認為這點痛苦是很微小的，當其結束後，一切似乎沒有發生過。奧古斯丁根本就是在嘲笑兒童的受難，

這個解釋對於成年人來說是可行的，因為他們是邪惡的，但是對於兒童呢？憑甚麼就犧牲他們獨立於父母的生命。因此，奧古斯丁對兒童受難又提出了一個附加的解釋，認為他們的受難和痛苦最終會在天國中得到補償，稱為“現在的無辜受難今後會在天國得到補償的解答”，簡稱為“補償解答”。

3. 懺悔錄

在《懺悔錄》中，惡問題雖然是匆匆提起，但是其中的一個主題卻主導了後來西方的神正論思想，那就是，惡是善的缺乏。上帝是全善的，是優於他的創造物的。奧古斯丁將惡問題陳述如下：

上帝是善的……並且遠優於這些受造物。但是，作為一個善的存在，他將他們也創造成善的……那麼惡的根源在哪裏呢？^①

在《懺悔錄》的早期，他對惡問題的反應類似於“美學解

^① Saint Aurelius Augustine, *Divine Providence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168.

答”，舉例來說：“……雖然高級事物優於低級事物，但是我仍認為所有事物的總和要優於單單的高級事物”^①也就是說，惡與善的總和要優於單獨的善：總體優於部分。在美學解答之後還有一個主題那就是，惡的虛幻性：

對於上帝來說根本就沒有惡：不但對於上帝，對於所有的受造物來說也是一樣……現在，在部分中，一些事物被認為是惡的，因為他們沒有與其他事情取得一致。

這種“惡是虛幻的，不真實的”解答，雖然奧古斯丁沒有明確提出，但是卻暗含在他的美學解答中。惡的虛幻性導向了奧古斯丁著名的“惡是善的缺乏”之學說，“……惡正是善的缺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惡根本就是不存在的”。^②在《手冊》中，奧古斯丁也提到：“所謂的惡就是善的缺乏……動物受到疾病和傷口的折磨，那是因為健康的缺乏……疾病和傷口不是一個本質，而是肉體物質的缺陷”。^③

缺乏主題成為奧古斯丁另一個解釋惡的解答，將惡簡單地看作善的缺乏，並將缺乏作為解釋惡問題的標準。這一“沒有惡，只有善的缺乏”的解答對於後來的阿奎那有很大的影響。後者試圖在改變一些詞彙的基礎上來解決惡問題。尤其試圖通過

① Saint Aurelius Augustine, *Divine Providence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184.

② Saint Aurelius Augustine, *Confessions*, Trans. Vernon J. Bourke, *The Father of Church*, Vol. XXI, Ed. Roy Joseph Deferrari (New York: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Inc., 1953), 61.

③ *Ibid.*, 376.

將“惡”轉化為“善的缺乏”來加以解決。

4.上帝之城

在浩瀚的《上帝之城》中，奧古斯丁重申了他以前提出的一些主題，如，善來自於惡、包含惡的整體優於沒有惡的整體：

上帝永遠不會創造出一個天使——也不會只是一個人——誰的未來的邪惡他已經預見了，但是同時他也知道善能出自於這個惡，這就是歷史的和諧，正如美麗的詩篇因為對立的因素而得到豐富。^①

在這裏，又要重新提到人的意志，人的意志必須面對雙重問題，一方面是上帝的預知，一方面是他自己的意志。那麼為甚麼上帝要創造有污點的人？為甚麼上帝不創造沒有罪惡和苦難的人？美學解答和目的論的解答提供的一個答案是，從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來看，事物作為一個整體，以那樣的方式發展更好。另外就是人自己導致了一些苦難和罪，其他的則是上帝對人類犯罪的懲罰。上帝懲罰我們正是因為我們所犯的罪，因而這又是正義的：

為甚麼上帝要創造一個他已經預見會犯罪的人類，這裏有一個答案，那是因為通過他們，上帝可以揭示有多少是他們的罪所應當承受，有多少是上帝的

① Saint Aurelius 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Trans. Gerald G. Walsh and Grace Monahan, *The Father of Church*, Vol. XIV, Ed. Roy Joseph Deferrari (New York: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Inc., 1952), 213-14.

恩寵所寬恕的。也因為整個世界的和諧，不能被那些有罪人的不正當行爲所破壞。”^①

因此，通過人類受難這種惡，奧古斯丁認為至少有兩件事得到了成全。首先，上帝因為人類的犯罪而懲罰了他們，這是一種正當的行爲，因為人類應當受難；其次，上帝向人類彰顯了他的恩寵。換句話說，人類的受難展示了上帝復仇和良善的方面，對於人來說，會有更多的善從這種正義的行爲中得到。至少奧古斯丁相信這種新的“正義解答”。同樣的觀點在《手冊》中提到：“……也不管他們如何的不願意在那些懲罰中受難，但是那些都屬於正常的憤怒”。在《懺悔錄》、《上帝之城》和《手冊》這三本書中，奧古斯丁都要求將這種正義的解答作為惡問題的一種解答或是一種可能的解答。

正義解答有兩種形式。一方面，我們所接受的苦難是應受的，（因為上帝是復仇者，也就是正義）；另一方面，我們所經受的苦難有可能更糟，但是卻沒有（因為上帝是公平地，也是正義）。因而奧古斯丁認為，上帝的憤怒和憐憫，他的復仇和他的恩寵赦免了落在人身上的苦難：這就是正義解答的形成。

三、小結

循着惡問題在早期西方思想發展的足跡，我們可以發現十二種對惡的不同解答。但是重要的是，並不是所有這些解答都真正地闡釋了惡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多少年來我們還在繼續分

^① Saint Aurelius 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408.

析研究。在我們分析研究前人對這個問題的解讀中，有一點要注意的是，並不是所有這些解答都是截然不同的，事實上它們很多都是互相依賴的。以下是對各解答簡單地加以描述的表格。^①

名稱	描述
1.美學解答	雖然部分是惡的，但是整體是善的；雖然苦難存在，但世界是美的。
2.目的論解答	善最終來自惡和苦難。
3.阻止解答	我們所經受的苦難對於阻止更大的惡是必要的。
4.對比解答	爲了對比並且強調善，惡是必要的。
5.人是自由的解答	人的自由意志是惡的根源。
6.訓練解答	苦難可以鍛煉我們，塑造我們的性格。
7.補償解答	不公正的受難，會在天堂得到補償。
8.幻想解答	惡是一種暫時的幻想
9.缺乏解答	惡純粹就是善的缺乏
10.非個人實質解答	惡是由一種非個人的，邪惡的實質導致，如物質。
11.個人實質解答	惡是由個人的，邪惡的神所致，例如撒但。
12.正義解答	惡是上帝對人類罪的正義懲罰。

對於上述這個表格，對照奧古斯丁，我們需要注意的幾點是：

^① Arthur L. Herman, *The Problem of Evil and Indian Thought*, 165.

第一，奧古斯丁比較推崇審美解答和缺乏解答，他對這兩個解答的深究遠遠甚於其他解答。

第二，奧古斯丁承認人類固有的問題就是自由和缺乏解答，因為他花了很多時間試圖去調和這些解答中固有的困難及上帝的全知和惡的現實之間的一致。

第三，奧古斯丁似乎能從對訓練解答和正義解答的同時對照思考中獲得很大的樂趣，似乎是提醒自己上帝的雙重本性。

第四，奧古斯丁完全拒絕幻想解答、非個人和個人實質解答，這是因為他不能和基督教正統派調和。

參考文獻：

1.Herman, Arthur L. *The Problem of Evil and Indian Thought*.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1993.

2.Augustine, Saint Aurelius. *Divine Providence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Translated by Robert P. Russell. *The Father of the Church*, Vol. V, Edited by Ludwig Schopp. New York: Cima Publishing Co. Inc., 1948.

3._____. *The Free Choice of the Will*, Translated by Robert P. Russell. *The Father of Church*, Vol. LIX, Edited by Roy Joseph Deferrari.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n Press, 1967.

4._____. *Confessions*, Translated by Vernon J. Bourke. *The Father of Church*, Vol. XXI, Edited by Roy Joseph Deferrari. New York: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Inc., 1953.

5._____. *The City of God*, Translated by Gerald G. Walsh

and Grace Monahan. *The Father of Church*, Vol. XIV, Edited by Roy Joseph Deferrari. New York: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Inc., 1952.

6. Dostolevsky, Fyodor. *The Brothers Karamazov*, Translated by Constance Garnett.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37.

7. Carlton, Eric. *Dancing in the Dark: Reflections on the Problem of Theodicy*. Madison, N.J: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8. MacGregor, Geddes. *Dictionary of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89.

9. Kazantzakis, Nikos. *Zorba the Greek*, Translated by Carl Wildma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52.

10. Pye, Michael. *Macmillan Dictionary of Religion*.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94.

11. *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Vol 14, Edited by Mircea Eliade.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12. 孫亦平:《西方宗教學名著提要》,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2。

13. 趙敦華:《基督教哲學 1500 年》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14. 石敏敏:《普羅提諾的“是”的形而上學》,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作者簡介: 周海金, 浙江師範大學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Email: zhouhaijin@zjnu.cn

Introduction of the author: Zhou Haijin, Assistant

二、渾圓之性：基督教思想家研究

Researcher of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